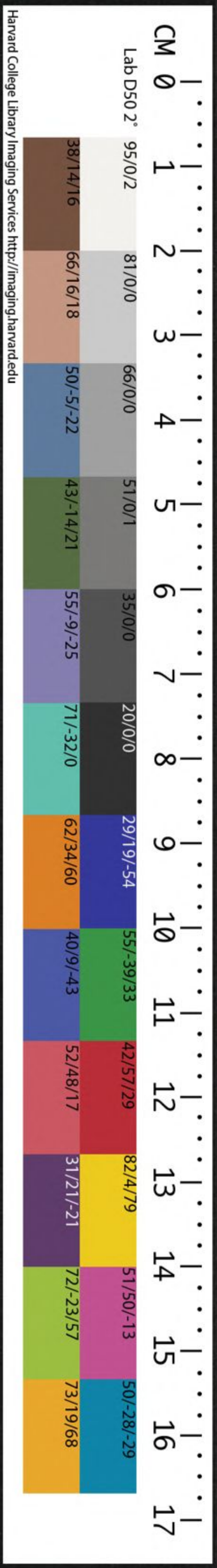


T2516/7928(12)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15 1952

12



卷之二
二十六

漢六

史緯卷二十五

漢書十三

列傳

董仲舒

董仲舒廣川人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數百而仲舒以賢良對策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性情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

仲舒治春秋故以春秋明之



敗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謹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于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

不可聽

粲然復興。上天佑之。爲生賢佐。後世稱頌。至今不絕。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治亂廢興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諄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皆積善繫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皆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于下。怨惡畜于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繆。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天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

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徠，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于上，而主歲功。

使陰入伏于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之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按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于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

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執。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

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桀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五六百歲。尙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顛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鬻頰。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巧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墻。

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夫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王者修飭，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方外，延及羣生也。天子覽其對而異焉，乃復冊之。制曰：蓋聞虞舜之時，

此正善治之具

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琢，又云非文亡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耗矣哀哉。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渙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籍田，以為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

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而不同考之於今而難行毋迺牽于文繫而不得騁與將所繇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著于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畧切磋商究之以稱朕意仲舒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憂而未以位爲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契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堯在位七十載迺遜於位以禪虞舜舜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愛施兆民天下歸

之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

史記卷之二十一
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爲俗。非有文德以教訓于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寔。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主之心。造僞飾詐。趣利無恥。賦歛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羣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

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籍田。以爲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善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

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爲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
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
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
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
職爲差非所謂積日絜久也故小材雖絜日不離於小官賢
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以赴
功今則不然絜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賢亂賢不
肖渾殺宜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
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
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

以甚切

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爲而堯舜之
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
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
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是以天子復册之
仲舒對曰册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
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涵而無所殊建日月風
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
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
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
以養也秋冬者天之所以殺也刑罰者君之所以威也繇此

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惠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

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而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然後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虛心以改。臣

聞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夫盡小者大慎微者著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凌夷而大壞

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寢微寢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毘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掇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掇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

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一何不相逮。

之遠也安所繆繇而凌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子予之齒者去其角傳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于力不動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眾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蹙民民日削月朘寢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尙

說得雍容
為者氣象

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為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于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我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于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

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之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其禍患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為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

越無不報
吳之理設
許亦未可
非但不得
為仁耳

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天子以仲舒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
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問仲舒
曰越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
三仁寡人亦以為越有三仁仲舒曰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
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
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况設詐以伐
吳乎繇此言之越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
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霸為其先
詐力而後仁誼也王曰善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
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

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
舒推說其意草藁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
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
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為
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
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為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上兄
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弘乃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
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辜病免凡
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
治及去位歸居以修學著書為事仲舒在家朝廷有大議使

使者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竇嬰田蚡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以壽終家徙茂陵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仲舒說春秋著蕃露十餘萬言行於後世

司馬相如

司馬相如字長卿成都人少時好讀書擊劍其親名之曰犬子文翁遣受七經學于長安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以訾為郎事景帝為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景帝又不好辭賦時梁孝王來朝從文學之士鄒陽枚乘嚴忌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與諸侯文士居數歲乃著子虛

之賦梁孝王薨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於是相如往舍都亭臨邛令曰長卿久宦游不遂而來過我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富人卓王孫程鄭輩相謂曰令有重客為具召之并召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請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至臨邛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強往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為鼓一再行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時從車騎從容閒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心說而好之恐不得當也

彈琴以挑
其女賣酒
以取其財

游宦不遂
卽是倦游
注以爲疲
厭游學博
物多能強
解之甚

既罷相如廼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
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不材我不
忍殺一錢不分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
謂長卿曰弟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貳猶足爲生何至自苦如
此相如遂與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而令文君當盧相
如身自著犢鼻禪與庸保雜作滌器市中卓王孫恥之爲杜
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
也今文君既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雖貧其人材足
依也且又令客卓王孫不得已分與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
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爲富人居

久之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口朕獨
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爲此賦上驚
廼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廼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爲天
子游獵賦上令尙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爲楚稱烏
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爲齊難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
子之義故虛藉此三人爲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
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奏之天子天子大說以爲郎相如爲
郎數歲會唐蒙使畧通夜郎爨中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
爲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民大驚恐上聞
之乃遣相如責唐蒙等因諭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告巴

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集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焚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惰怠延頸舉踵喁喁然皆鄉風慕義欲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弟子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義舉

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惟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讐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位為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事行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埜草而不辭也今奉幣使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為至愚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

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咸諭陛下意，毋忽。相如還報，唐蒙已略通夜郎。時邛笮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願爲內臣。妾請吏北南夷，上乃拜相如爲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南夷。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其爲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卓王孫喟然而嘆，自以得使女尙司馬長卿，晚乃厚分與。

其女財與男等。相如使畧定西南夷，邛笮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爲臣妾，還報天子。大說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爲用，大臣亦以爲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乃藉蜀父老爲辭而已。詰難之以風天子，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意。其辭曰：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羣生霑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駹，定笮存邛，畧斯榆，舉苞蒲，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靡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

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且夫邛笮西熨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力并意者始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僕尚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觀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粗陳其畧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元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汎濫衍溢人民升

分也
先
澹安

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洪原決江疏河灑沈澹災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于慮而身親其勞躬胝無腴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躡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宏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故馳騫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耻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

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主上君臣
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爲虜係繫號泣內鄉而怨曰
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爲
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盍夫爲之垂涕况乎上聖又
烏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強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
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徼牂柯
鏤靈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
長駕使疏逖不閉習爽暗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
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
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急務

也。百姓雖勞，又烏可以已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于憂勤，
而終于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方將增太山之
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覩指
聽者未聞音，猶焦朋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
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
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敝罔靡
徙，遷延而辭避，其後人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居歲
餘，復召爲郎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疾，與卓氏婚，饒
於財，故其仕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嘗稱疾閒居，不慕
官爵，嘗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豕，馳逐埜獸，

相如上疏諫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慮也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得用枯木巧株盡爲難矣是胡越起于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檠之變况乎涉豐草騁丘虛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于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于未萌而知者避危于無形旣固多臧于隱微

而發于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系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上善之還過宜春宮相如奏賦以哀二世行失拜爲孝文園令相如見上好僊因曰臣以爲列僊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僊意也乃遂奏大人賦天子大說飄飄有凌雲氣游天地之間意相如旣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不然後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所忠奏其書天子異之相如旣卒五歲上始祭后土八年遂禮中岳封泰山至梁甫禪

肅然云司馬遷稱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以之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民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要其歸引之節儉此亦詩之風諫何異揚雄以為美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輕戲也
國引遷雄二說不添一語

公孫弘

公孫弘菑川人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武帝即位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上以為不能弘乃移病免歸元光五年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弘弘謝曰前已嘗西應命以不能罷願更選國人固推

弘弘至太常上策詔諸儒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召入見容貌甚麗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弘上疏曰陛下有先聖之位而無先聖之民有先聖之民而無先聖之吏是以勢同而治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以異也臣聞周公旦治天下朞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之所志書奏天子以册書問弘稱周公之治卿之材能自視孰與周公賢弘對曰愚臣淺薄安能比材于周公雖然愚心曉然見治道之可以然也夫虎豹馬牛禽獸之不可制者也及其

教馴服習之。至可牽持駕服。唯人之從。臣聞揉曲木者不累日。銷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於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昔年而變。臣尚竊遲之。上異其言。時方通西南夷。巴蜀苦之。詔使弘視焉。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于是上察其行。慎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大說之一歲中。至左內史。嘗與士爵都尉汲黯奏事。黯先發之。弘推其後。上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常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指。汲黯廷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背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

臣者以臣為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弘為人談笑多聞。常以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為內史數年。遷御史大夫。時又東置蒼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為罷敞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上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蒼海。專奉朔方。上許之。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今日廷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為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于君。桓公以霸。亦上僭于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

齊國以治亦下比于民。今臣弘位御史大夫，爲布被，自九卿以下，至于小吏，無差，誠如黠言，且無黠。陛下安得聞此言？上以爲有讓，愈資之。元朔中，代薛澤爲丞相，先是漢常以列侯爲丞相，唯弘無爵，於是封丞相弘爲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也。時上方興功業，婁舉賢良，弘自見爲舉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弘自食一肉，脫粟飯，故人賓客，仰衣食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然其性忌，外寬內深，諸嘗與弘有隙，無近遠，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殺主父偃，徙董仲舒膠西，皆弘力也。後淮南衡山王謀反，治黨與方急，弘自以爲無功，而封侯居宰相位，宜佐明

主，填撫國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諸侯有叛逆之計，此大臣奉職不稱，乃上書願歸侯，乞骸骨，避賢者路。上報不許，凡爲丞相，御史六歲，年八十終丞相位。其後李蔡石慶丞相，府客館丘虛而已。至公孫賀，劉屈氂，壞以爲馬廐、車庫、奴婢室矣。

卜式

卜式，河南人，以田畜爲事，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十餘年，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產。式輒復分與弟者數矣。時漢方事匈奴，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上使使問式欲爲官乎？式曰：自少牧羊，不習宦仕，不願也。使者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與

人無所爭，貧者貸之，不善者教之，何故見寃？使者曰：苟子何欲？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有財者宜輸之，如此匈奴可滅也。使者以聞，上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可以法。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會渾邪等降，費衆倉府空，貧民大徙，皆印給縣官，無以盡贍。式復持錢二十萬與河南太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民者，上識式姓名，曰：是故前欲輸其家半財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式盡復與官，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唯式尤欲助費，上以式終長者，乃拜為中郎，賜田十頃，尊顯以風百姓。式不願為郎，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既為郎，布衣草屨而牧羊，上過其羊所善之。

趣甚

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去，毋令羣。上奇其言，試使治民。拜式緱氏令，緱氏便之。遷成臯令，將漕最上，以式朴忠，拜為齊相。會呂嘉反，式上書願與子男及臨菑習弩，博昌習船者死之，以盡臣節。上賢之，賜爵關內侯，黃金四十斤，布告天下。元鼎中，代石慶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言郡國不便鹽鐵，而船有算，可罷。上由是不說，明年當封禪，式又不習文章，貶秩為太子太傅，以兒寬代之。式以壽終。

言却正

兒寬

兒寬，千乘人，治尚書，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貧，無資用，嘗為弟子都養。時行賃作帶經而鉏，休息輒誦讀，其精如

此補廷尉文章卒史寬爲人溫良有廉知自將善屬文然懦於武口弗能發明也時張湯爲廷尉廷尉府盡用文史法律之吏而寬以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習事不署曹除爲從史之北地視畜數年還至府會廷尉有疑奏已再見却矣掾史莫知所爲寬爲言其意掾史因使寬爲奏奏成讀之皆服以白湯湯大驚召寬與語奇其材以爲掾上寬所作奏卽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爲之者湯言見寬上曰吾固聞之久矣湯由是鄉學以寬爲奏讞掾以古義決疑獄甚重之舉侍御史見上語經學上說之從問尙書擢爲中大夫遷左內史寬勸農業緩刑罰卑體下士務在得人心擇

法開也合
法開閭也

用仁厚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信愛之寬奏開六輔渠定水令以廣漑田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絀屬不絕課更以最上由此愈奇寬及議欲放古巡狩封禪之事未能有所定上以問寬寬曰陛下躬發聖德統揖羣元宗祀天地薦禮百神精神所鄉徵兆必報其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于經以爲封禪告成合祛於天地神祇祇戒精專以接神明總百官之職各稱事宜而爲之節文惟聖主制定其當非羣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羣臣得人

自盡終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
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迺自制儀采儒術以文
焉既成將用事拜寬爲御史大夫從東封泰山還登明堂寬
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制曰敬舉君之觴初梁相褚大通五
經爲博士時寬爲弟子及徵大時御史大夫缺大自以爲得
御史大夫至洛陽聞兒寬爲之褚大笑及至與寬議封禪於
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曰上誠知人寬爲御史大夫無所匡
諫官屬易之以官卒贊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
困於燕爵遠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
興六十餘載海內艾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

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
羣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
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已漢之得
人於茲爲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
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
文學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應對則嚴助朱買
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
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
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
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

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張敞之屬皆有功迹見述于世參考名臣亦其次也

張湯

張湯杜陵人父爲長安丞出湯爲兒守舍還而鼠盜肉父怒笞之湯掘熏得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父死湯給事內史爲審成掾調茂陵尉武安侯薦補侍御史治陳皇后蠱獄深竟黨與上以爲能遷大中大夫與趙

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已而禹至少府湯爲廷尉兩人交驩兄事禹湯爲人多詐舞智以御人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道與之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傳古義乃請博士弟子補廷尉史平亭疑法奏讞獄事必豫先爲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法廷尉挈令揚主之明奏事卽譴湯摧謝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曰固爲臣議如上旨臣弗用愚抵于此非常釋問卽奉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爲此奏乃正監掾史其所爲其引薦吏下揚人之善解人之過如此所治卽上意所欲臯子監吏深刻者卽上意所欲釋子監吏輕平者所治卽豪必舞文巧詆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

史紀 卷之二十五
文致法上、裁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湯至於大吏、內行修通、
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為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
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思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
深刻吏多為爪牙用者、其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
嚴助伍被、上欲釋之、湯爭不可、由是益尊任、遷御史大夫、會、
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印給縣、
官、縣官空虛、湯承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
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鋤豪強、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
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旰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
決於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並侵、

漁於是痛繩以臯、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湯、湯嘗病、上、
自至舍視、其隆貴如此、匈奴求和親、羣臣議上前、博士狄山、
曰、和親便、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
湯乃詐忠、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
藩臣不自安、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人盜乎、山、
曰、不能曰居一縣、曰不能復曰居一鄣、間山自度辯窮、且下、
吏曰、能廼遣山乘鄣、匈奴斬山頭而去、是後羣臣震讐、湯客、
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為小吏、與錢通及為大吏、甲所以、
責湯行義、有烈士風、御史中丞李文與湯有隙、湯所愛史魯、
謁居、使人上飛變、告文姦事、事下湯、湯論殺文、上問變事從、

迹安起。湯心知謁居爲之。陽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卧閭里，主人湯自往視病，爲謁居摩足。趙國以冶鑄爲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常排之。趙王求湯陰事，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爲摩足，疑與爲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繫導官，湯治他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爲之，而陽不省。謁居弟不知而怨湯，使人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減宣，宣與湯有隙，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丞相翟青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丞相患之，始朱買臣、王朝、邊通皆居湯右，已而爲長

史湯數行丞相事，知三長史素貴，常陵折之。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曰：湯欲爲請奏，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及他姦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爲，賈人輒知，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復陽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事。上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入輩簿責湯，湯不服。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爲計，何多以對爲？湯乃爲書謝曰：湯無尺寸之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位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者三

此可明無
居物分富
之罪矣

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業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嬴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何厚葬為？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上聞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按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復稍進其子。安世、安世字子孺，少以父任為郎，用善書，給事尚書，精力於職，休沐未嘗出。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材，擢為尚書令，遷光祿大夫。昭帝即位，大將軍霍光秉政，以安世篤行，親重之。會左將軍上官桀及御史大夫桑弘羊謀反，誅光，以朝無舊臣，白用安世為右將軍，光祿勳，以自副。封

相舉安世
欲以過霍
氏也

富平侯。昭帝崩，大將軍光白太后，徙安世為車騎將軍，與共立昌邑王。王行淫亂，光復與安世謀廢王，立宣帝，益封安世萬六百戶。功次大將軍光。安世子千秋，延壽、彭祖皆中郎將，侍中大將軍光薨，御史大夫魏相上封事曰：聖王褒有德，以懷萬方，顯有功，以勸百寮，是以朝廷尊榮，天下鄉風，國家承祖宗之業，制諸侯之重，新失大將軍，宜宣章聖德，以示天下。顯明功臣，以鎮藩國。母空大位，以塞爭權。所以安社稷，絕未萌也。車騎將軍安世事孝武皇帝三十餘年，忠信謹厚，勤勞王事，與大將軍定策，天下受其福，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以為大將軍。母令領光祿勳事，使專精神，憂念天下。安世子延

壽重厚、可以爲光祿勳、領宿衛臣。上亦欲用之。安世聞、指懼不敢當、請間求見、免冠頓首曰、老臣耳妄聞言之、爲先事、不言情不達、誠自量不足以居大位、繼大將軍後、唯天子財哀、以全老臣之命。上笑曰、君言泰謙、君而不可、尙誰可者。安世深辭弗能得、竟拜大司馬、領尙書事、罷車騎將軍屯兵、更爲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時霍光子禹爲右將軍、上亦以禹爲大司馬、罷其右將軍屯兵、以虛尊加之、而實奪其衆。後歲餘、禹謀反、夷宗族。安世素小心畏忌、已內憂矣、其女孫敬爲霍氏外屬婦、當相坐。安世瘦癯形於顏色、上怪而憐之、以問左右、乃赦敬以慰其意。安世職典樞機、以謹慎周

密、自著外內無間。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去。聞有詔令、乃密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爲舉賢達能、豈有私謝耶。絕弗復爲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莫府長史遷、辭之官。安世問以過失、長史曰、將軍爲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爲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欲匿名迹遠權勢如此、爲光祿勳、郎有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反水漿耶。郎淫官婢、婢兄自言。安世曰、奴以恚怒、誣汙衣冠、告署責奴、其隱人

過失皆此類也。安世自見父子尊顯，懷不自安，為子延壽求出補吏。上以為北地太守，歲餘上閔安世年老，復徵延壽為左曹太僕。初安世兄賀幸於衛太子，太子敗，賓客皆誅，安世為賀上書，得下蠶室。後為掖庭令，而宣帝以皇曾孫收養掖庭，賀內傷太子無辜，而曾孫孤幼，所以視養拊循，恩甚密焉。及曾孫壯大，賀教書，令受詩，為取許妃，以家財聘之。曾孫數有徵怪，賀聞知，為安世道之，稱其材美。安世輒絕止，以為少主在上，不宜稱述。曾孫及宣帝即位，而賀已死。上謂安世曰：「掖庭令平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上追思賀恩，欲封為恩德侯，置守冢二百家。賀有一子蚤死，子安世小男彭祖。彭祖又

都內主藏
官安世以
違官故別
藏之

小與上同席，研書指欲封之。先賜爵關內侯。安世深辭，賀封又求損守冢戶數，稍減至三十戶。上曰：「吾自為掖庭令，非為將軍也。」安世乃止，不敢復言。遂下詔曰：「其為掖庭令張賀，置守冢三十家。上自處置其里居冢西，鬪鷄翁舍南。上少時所嘗游處也。」明年下詔封賀弟子關內侯彭祖為陽都侯，賜賀謚曰陽都哀侯。賀有孤孫霸，年七歲，拜為散騎中郎將，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安世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詔都內別臧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安世尊為公侯，食邑萬戶。然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貨，富於大將軍。光天子甚尊憚

大將軍然內親安世心密於光焉元康四年春安世病上疏歸侯乞骸骨天子報留安世復強起視事至秋卒謚曰敬侯送以輕車介士賜塋杜東將作穿復土起冢祠堂子延壽嗣延壽自以身無功德何以能久堪先人大國數上書讓減戶邑又因弟彭祖口陳至誠天子以爲有讓乃徙封平原并國戶口如故而租稅減半卒謚曰愛侯子勃嗣爲散騎諫大夫元帝卽位詔列侯舉茂材勃舉大官獻丞陳湯湯有罪勃坐削戶二百會卒謚曰繆侯後湯立功西域世以勃爲知人子臨嗣尚敬武公主臨亦謙儉每登閣殿常歎曰桑霍爲我戒且死分施宗族故舊薄塋不起墳子放嗣鴻嘉中上與近

臣游宴放以公主子開敏得幸放取皇后弟平恩侯許嘉女上爲放供張賜甲第充以乘輿服飾號爲天子取婦皇后嫁女大官私官並供其第兩宮使者冠蓋不絕賞賜以千萬數放爲侍中中郎將監平樂屯兵置莫府儀比將軍與上臥起寵愛殊絕常從微行出游北至甘泉南至長楊五柞闢鷄走馬長安中上諸舅皆害其寵白太后太后甚以過放於是丞相宣御史大夫方進請免放歸國上雖愛放然上迫太后下用大臣故涕泣而遣之成帝崩放思慕哭泣而死初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爲中郎將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鬪方畧山川形勢千秋口

對兵事、畫地成圖、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賢千秋、以禹為不材、歎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及禹誅滅、而安世子孫相繼、自宣元以來、為侍中常侍、諸曹散騎、列校尉者、凡十餘人、功臣之世、唯有金氏、張氏、親近寵貴、比於外戚、放子純、嗣侯、恭儉自修、明習漢家制度、故事有敬侯遺風、王莽時不失爵、建武中、歷位大司空、更封武始侯、贊曰、馮商稱張湯之先、與留侯同祖、而司馬遷不言、故闕焉、漢興以來、侯者百數、保國持寵、未有若富平者也、湯雖酷烈、及身蒙咎、其推賢揚善、固宜有後、安世履道、滿而不溢、贊之陰德、亦有助云、

尊之尊遷
如此

杜周

杜周、南陽人、義縱為南陽太守、以周為爪牙、薦之張湯、為廷尉史、使案邊、失亡所論殺甚多、奏事中意、任用、與臧宣更為中丞者十餘歲、周少言、重遲、而內深次骨、宣為左內史、周為廷尉、其治大抵放張湯、而善侯司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客有謂周曰、君為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為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太府舉之、廷尉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

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掠笞定之、於是聞有逮證、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十餘歲而相告言、大氏盡詆以不道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有餘萬、周中廢、後爲執金吾、逐捕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上以爲盡力無私、遷御史大夫、始周爲廷史、有一馬、且不全、及久任事、列三公、而兩子夾河爲郡守、家貲累巨萬矣、治皆酷暴、唯小子延年行寬厚、云延年字幼公、昭帝立、大將軍霍光秉政、以延年三公子、吏材有餘、補軍司空、益州蠻夸反、延年將南陽士擊之、還爲諫大夫、左將軍上官桀父子、與蓋王燕王謀

赴對也

杜周酷吏
延年寬厚
固不由種
類也

爲逆亂、稻田使者燕倉、知其謀、以告大司農楊敞、敞以語延年、延年以聞、桀等伏辜、延年封建平侯、延年本大將軍霍光吏、首發大姦、有忠節、由是擢爲太僕、右曹給事中、光持刑罰嚴、延年輔之以寬、治燕王獄時、御史大夫桑弘羊子遷、亡過父故、吏侯史吳、後遷捕得伏法、會赦、侯史吳自出繫獄、廷尉王平與少府徐仁、雜治反事、皆以爲桑遷坐父謀反、而侯史吳臧之、非匿反者、乃匿爲隨者也、卽以赦、令除吳罪、後侍御史治實、以桑遷通經術、知父謀反、而不諫爭、與反者身無異、侯史吳故三百石吏、匿遷、不與庶人、匿隨從者等、吳不得赦、劾廷尉少府縱反者、少府徐仁、丞相車千秋女壻也、千秋召

中二千石博士、會公車門、議吳法、議者知大將軍指皆執吳、
爲不道、明日千秋封上衆議、光以千秋擅召中二千石以下、
遂下廷尉平、少府仁獄、朝廷皆恐丞相坐之、延年乃奏記光、
以爲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吳爲不道、恐於法深、又丞相
素無所守持、而爲好言于下、盡其素行也、至擅召中二千石、
甚無狀、愚以爲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非有大故、不可棄也、
間者民頗言獄深、吏爲峻詆、今丞相所議、又獄事也、如是以
及丞相、恐不合衆心、流言四布、延年竊重將軍失此名于天
下也、光以廷尉少府、弄法輕重、皆論棄市、而不及丞相、終
與相竟、延年論議持平、和合朝廷、皆此類也、見國家承武帝

奢俊師旅之後、數爲大將軍光言、年歲比不登、流民未盡還、
宜脩孝文時政、示以約儉、寬和順天心、說民意、年歲宜應、光
納其言、舉賢良、議罷酒權、鹽鐵、皆自延年發之、吏民上書言
便宜、輒下延年平處、常與兩府及廷尉分章、昭帝崩、昌邑王
卽位、廢大將軍光、車騎將軍安世、與大臣議所立、時宣帝養
於掖庭、號皇曾孫、與延年中子侘相愛、延年知曾孫德美、勸
光安世立焉、宣帝卽位、延年以定策安宗廟、益戶二千三百、
延年爲人安和、備於諸事、久典朝政、上任信之、出卽奉駕、入
給事中、居九卿位十餘年、賞賜賂遺、貲數千萬、霍光薨後、子
禹謀反、誅延年、以霍氏舊人、坐免官、削戶二千、後數月復拜

爲北地太守五鳳中徵爲御史大夫延年居父官府不敢當
舊位坐臥皆易其處是時四夷和海內平延年視事三歲以
老病乞骸骨天子優之使光祿大夫持節賜延年黃金百斤
牛酒加致醫藥延年遂稱病篤賜安車駟馬罷就第後數月
卒謚曰敬侯子綏嗣拜太常治諸陵縣每冬月封具獄日常
去酒省食元帝卽位穀貴民流綏輒入錢穀以助用前後數
百萬綏六弟五人至大官唯中弟欽官不至而最知名欽字
子夏少好經書而目偏盲故不好爲吏茂陵杜鄴與欽同姓
字俱以材能稱京師衣冠謂欽爲盲杜子夏以相別欽惡以
疾見詆乃爲小冠高廣財二寸由是京師更謂欽爲小冠杜

子夏而鄴爲大冠杜子夏云時帝舅大將軍王鳳以外戚
政求賢知自助深知欽能奏請欽爲大將軍武庫令職間無
事欽所好也自上爲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卽位皇太后詔求
良家女欽說大將軍鳳曰禮一娶九女所以極陽數廣嗣重
祖也必鄉舉求窈窕不問華色所以助德理內也娣姪雖缺
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胤嗣有聖
賢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
女德不厭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書云或三四年言
佚欲之生害也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
改前之容侍於未衰之年而不以禮爲制則其原不可救而

歲帝少以
好色聞而
缺以九
女缺不復
補難矣

後倭異態。後倭異態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間適之心。是以晉獻被納讒之謗，申生蒙無罪之辜。今聖主富於春秋，方鄉術入學，未親后妃之議，將軍輔政，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有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質，母必有聲色音技能為萬世大法，夫少戒之在色，小卞之作可為寒心。唯將軍常以為憂，鳳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欽為人深博有謀，國家大政，鳳常與欽慮之，數稱達各士王駿、常安、世王、延世等，救解馮野王、王尊、胡常之罪過，及繼功臣絕世，填撫四夷，當世善政，多出於欽者。見鳳專政太重，告戒之。京兆尹王章因日蝕上封事求見，果言鳳專權蔽主，宜廢勿用以應天變。於是天

欽為鳳謀
至乃漢家
人但既
失身於鳳
樂大護于
常情耳

子召見章，與議欲退鳳，鳳甚憂懼。欽令鳳上疏謝罪，乞骸骨。文指甚哀，太后涕泣為不食。上少而親倚鳳，亦不忍廢。復起鳳就位，鳳心慚，稱病篤，欲遂退。欽說鳳復起視事，上令尚書劾奏京兆尹章，章死，詔獄眾庶寬之。欽欲救其過，說鳳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並見郎從官展盡其意，加於往，前以明示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以言罪下也。若此，則流言消釋，疑惑著明。鳳白行其策，欽之補過將美，皆此類也。初，武帝通罽賓，其王遣使奉獻。漢使關都尉文忠送其使，王欲害忠，忠與容屈王子陰末赴，攻殺罽賓王，立陰末赴為王，授印綬。後軍候趙德使罽賓，與陰末赴相失，陰末赴鎖琅當德，殺副

已下七十餘人遣使者上書謝元帝以絕域不錄放其使者於縣度絕而不通成帝時復遣使謝罪漢欲遣使者報送其使欽說大將軍鳳曰屬賓去長安萬二千餘里其王陰末赴本漢所立後卒畔逆夫德莫大於有國子民罪莫大於執殺使者所以不報恩不懼誅者自知絕遠兵不至也有求則卑辭無欲則驕嫚終不可懷服凡中國所以通厚蠻夸慝快其求者爲壤比而爲寇也今縣度之阨非屬賓所能越也其鄉慕不足以安西域雖不附不能危城郭前親逆節惡暴西域故絕而不通今悔過來而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獻爲各故煩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凡

遣使送客者欲爲防護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斤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刁斗自守尚時爲所侵盜驢畜負糧須諸國稟食得以自贍國或貧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給擁彊漢之節餒山谷之間乞丐無所得離一二旬則人畜弃捐曠野而不反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又有三池盤石阪道陘尺六七寸長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二句應在此不可勝言之下乃到縣度畜隊未半阨谷盡靡碎人墮勢不得相收視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聖王分九州制五服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蠻夸之賈勞吏士之衆

好方正直
言
永附王氏
災異之變
不敢斥言
然疏中所
云未嘗非
成帝之失
語亦切至
或存之

涉危險之路，罷弊所恃，以事無用，非久長計也。使者業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於是鳳白從欽言，欽優游不仕，以壽終。同時有長安谷永，字子雲，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同日俱發。詔舉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太常劉慶忌舉永待詔公車。時上委政元舅大將軍王鳳，議者多歸咎焉。永見鳳方柄用，陰欲自託及對策，不直言王氏歸咎于後宮，擢光祿大夫，永復言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前朝，熏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虛內臧，女寵至極，不可上矣。今之後起，天所不饗，什倍於前。廢先帝法度，聽用其言，官秩不當，縱釋王誅，驕其親屬，假之威權，從橫亂政，刺舉之吏，莫敢奉憲，又以掖廷獄大為亂阱，榜

鑿於炮烙，絕滅人命，主為趙李，報德復怨，反除白罪，建治

正吏多繫無辜，掠立迫恐，至為人起責，分利受謝，生入死出

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既，以昭其辜。王者必先自絕，然後

天絕之。陛下棄萬乘之至尊，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號，

好匹夫之卑字，崇聚僇輕無義小人，以為私客，數離深宮之

固，挺身晨夜，與群小相隨，烏集雜會，飲醉吏民之家，亂服共

坐，流湏媠嫚，溷殺無別，閔免遁樂，晝夜在路，典門戶奉宿衛

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寮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

王者以民為基，民以財為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

明王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使民如承大祭。今陛下輕奪民財，

不愛民力聽邪臣之計去高敞初陵捐十年功緒改作昌陵
反天地之性因下爲高積土爲山發徒起邑並治宮館大典
繇役重增賦歛役百乾谿費疑驪山靡敞天下五年不成而
後反故又廣^{大也}盱營表發人塚墓斷截骸骨暴揚尸柩百姓財
竭力盡愁恨感天災異屢降饑饉仍臻流散餒死以百萬數
公家無一年之畜百姓無旬日之儲上下俱匱無以相救漢
興九世百九十餘載繼體之主七皆承天順道遵先祖法度
或以中興或以治安至於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無繼
嗣之福有危亡之憂積失君道不合天意亦已多矣爲人後
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成帝久無繼嗣數爲微行多近

幸小臣趙李從微賤專寵皇太后與諸舅夙夜所常憂至
難數言故推^未等使因天變切諫勸上納用之^未自知有內
應展意無所顧忌前後所上畧相反覆專攻上身與後宮而
已黨於王氏上亦知之不甚親信也爲大司農卒時齊人樓
護與^未俱爲五侯^客長安稱曰谷子雲筆札樓君卿唇舌
言其見信用也

史記卷之二十六

漢書十四

列傳

張騫

張騫漢中人建元中為郎時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月氏遁而怨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廼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甘父堂邑氏奴氏奴俱出隴西徑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子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西騫因

與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欲何之。騫曰：為漢使，月氏而為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道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為然，遣騫為發譯道，抵康居。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夫人為王。既臣大夏，而君之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為遠於漢，殊無報胡之心。留歲餘，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復為匈奴所獲，留歲餘。單于死，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拜騫太中大夫，堂邑父為奉使君。騫為人彊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

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為天子言其地形所有。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安得此，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夏同，而卑溼暑熱，其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俗，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則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朝也。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

德徧於四海、天子欣欣以騫言爲然、迺令因蜀犍爲發間使、數道並出、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罷之、及騫言可以通大夏、迺復事西南夷、而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不乏、封爲博望侯、是歲元朔六年也、後二年、騫與李廣出右北平、擊匈奴、騫後期、當斬贖爲庶人、是歲驃騎將軍破匈奴、西邊殺數萬人、至祁連山、其秋、渾邪王率衆降漢、而金城、西河、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後二年、漢擊走單于於幕北、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旣失侯、因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敦煌間小國也、大月氏攻殺難兜靡、奪其地、人民

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翎侯抱亡置草中、爲求食、還見狼乳之、又烏銜肉翔其旁、以爲神、遂持歸匈奴、單于愛養之、及壯、以其父民衆與昆莫、昆莫自請單于報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西走大夏、昆莫略其衆、因留居、會單于死、不肯復朝事匈奴、匈奴擊之不勝、益以爲神、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昆莫地空、蠻夷戀故地、又貪漢物、誠以此時厚賂烏孫、招以東居故地、漢遣公主爲夫人、結昆弟、其執宜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旣連烏孫、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天子以爲然、拜騫爲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疋、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鉅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便遣之、旁國

騫至烏孫致賜諭旨卽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烏孫發譯道送騫使使者獻馬數千疋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拜爲大行歲餘騫卒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騫鑿空諸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爲質於外國外國信之後匈奴聞漢通烏孫怒欲擊之烏孫恐使使獻馬欲得尙漢公主天子以問羣臣計皆曰必先納聘然後遣女初天子發書易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宛馬曰天馬云而漢始築令居以西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犂靬條支身毒國

天官小

自騫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後吏士皆爭上書言外國利害求使天子爲其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募吏民無問所從來予節爲備具人衆遣之以廣其道不能無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爲其習之輒覆按致重罪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爲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相效外國亦厭之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樓蘭姑師小國當空道攻劫漢使尤甚於是天子遣票侯破奴將屬國騎擊破姑師虜樓蘭王酒泉列亭鄣至玉門矣烏孫以馬千匹聘漢女漢遣宗室女往妻焉而安息諸國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獻見天子天

子大悅而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寘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昆侖云西北外國使更來更去大宛以西皆自恃遠尚驕恣未可誦以禮羈縻而使也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則國國傳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漢使非出幣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用所以然者遠漢而近匈奴也漢使往既多其少從率進孰於天子言大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示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是安能致大軍乎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椎金

少年從者進成孰之言

馬言也

馬而去宛貴人怒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王攻殺漢使取其財物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強弩射之即破宛矣天子以浞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言為然而欲侯寵姬李氏乃以李廣利為將軍伐宛

李廣利

李廣利女弟李夫人有寵於上太初元年以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既西過鹽水當道小國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北至郁成士財有數千皆饑罷攻郁

成城郁成距之死傷甚衆，貳師將軍與左右計至郁成，尙不能舉。况至其王都乎？引而還，往來二歲，至敦煌，士不過什一。二上書言：道遠乏食，士卒不患戰而患饑，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天子大怒，使使遮玉門關，曰：軍有敢入斬之。貳師恐，因留屯敦煌。其夏，漢亡浞野之兵二萬餘於匈奴。公卿議者皆願罷宛軍，專力攻胡。天子業出兵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爲外國笑。廼案言伐宛尤不便者，赦囚徒發惡少年及邊騎出敦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匹，驢橐駝以萬數，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轉相奉伐。宛五十餘校尉，宛城中無井，汲城外

流水，於是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穴其城，益發戍甲卒十八萬，北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而發天下七科適及載糒給貳師。轉車人徒相連屬至敦煌，而拜習馬者二人爲執驅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復行，兵多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輪臺，輪臺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兵到者三萬人，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兵走入保其城，貳師欲攻郁成城，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廼先至宛，決其水原移之，則宛固以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虜宛勇將煎靡，宛大恐，走入城中，相與謀曰：漢所爲攻宛，以王匿善馬而殺漢使，今殺王而出善馬，漢兵宜解。

卽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共殺其王母寡持其頭遣人使
貳師約曰漢無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卽不
聽我盡殺善馬而康居之救且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
戰孰計之何從是時康居候視漢軍尙盛不敢進貳師圍宛
城中得漢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尙多與軍吏計以爲來誅首
惡者母寡母寡頭已至如此不許則堅守而康居候漢兵罷
來救宛破漢軍必矣乃許之宛出其馬今漢自擇之而多出
食食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
而立宛貴人故時遇漢善者昧蔡爲宛王與盟而罷兵終不
得入中城而歸初貳師起敦煌西爲人多道上國不能食分

爲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等千餘人別至郁成郁成城
守不肯給食申生輕之攻郁成急郁成窺知申生軍少攻殺
申生等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其王亡走康
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出郁成王與桀桀令四騎
士縛詣大將軍四人相謂郁成漢所毒今生將卒失大事欲
殺莫適先擊上邽騎士趙弟拔劍斬擊郁成王桀遂追及大
軍貳師再行天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擊宛烏孫發二千騎
往持兩端不肯前貳師之東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
弟從入貢獻見天子因爲質焉軍還入玉門者萬餘人馬千
餘匹後行非乏食戰死不甚多而將吏貪不愛卒侵牟之以

此物故者衆天子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廼封廣利爲海西侯食邑八千戶趙弟爲新時侯軍官吏爲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者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以適過行者皆黜其勞士卒賜直四萬錢代宛再反凡四歲而得罷焉征和三年貳師復將七萬騎出五原擊匈奴兵敗降匈奴

司馬遷

司馬遷字子長龍門人父談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仕於建元元封之間爲太史公愍學者不達其意而師悖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云天下一致而百慮

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太詳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澁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

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
 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弗順則無以為
 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為法
 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
 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
 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尚堯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
 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採椽不斲採斲木也食
 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
 其哀教喪禮以此為萬民率使天下共若此則尊卑無別也
 故曰儉而難遵要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法家不別

道豈能勝
 貴老而
 不尚儒故
 然

親疎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
 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
 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
 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
 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
 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
 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故能為萬物之主
 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可朽時
 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
 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窾言不聽

史紀 卷之二十一
九
姦乃不生，賢愚自分，白墨乃形，在所用耳。何事不成，去健美，
絀聰明，混混冥冥，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
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敝。形神離則死，由是觀之，神者生之
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太
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
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闢九疑，浮
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困
厄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南略邛
笮，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
南，不得與從事，發憤且卒。而子遷適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

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名於
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
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行，是命也。夫余死，
汝必爲太史，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夫孝始於事親，中
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也。天下
稱誦周公者，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
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
廢，論詩書，作春秋，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
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義
士，余爲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

史記卷之二十一
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
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
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先
人有言自周公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至於今五百歲有能
紹而明之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
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
哉余聞董生曰周道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
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
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
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

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
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
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
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故長於風
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
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
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
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
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
曰失之毫釐差之千里又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

故其漸久矣。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死之罪。其實皆以爲善爲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

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曰：唯唯否否。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聖，尙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建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耻。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余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謬矣。於

是論次其文七年而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歎曰
是余之罪也夫身虧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
遂其志之思也維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絕業周道既廢秦
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漢興
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叔孫通定禮儀文學
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自曹參蓋公言黃老而賈誼鼂錯
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
太史公世主天官以至於余欽念厥職網羅天下放失舊聞
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考之行事上記軒轅下至太初著本紀
表書世家列傳百有餘篇爲太史公書序畧以拾遺補藝成

一家言協六經異傳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以俟
後聖君子遷之自敘云爾而十篇缺有錄無書遷旣被刑之
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遷書責以古
賢臣之義遷報之曰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
推賢進士爲務意氣勤勤懇懇若望僕不相師用而流俗人
之言僕非敢如是也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顧自以
爲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抑鬱而無誰語諺曰
誰爲爲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
士爲知己用女爲說已容若僕大質已虧缺雖材懷隨和行
若由夷終不可以爲容適足以發笑而自黜耳書辭宜答會

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指意
 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上雍恐卒
 然不可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
 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闕然不報幸勿過僕聞之修身者智
 之府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耻辱者勇之決
 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列於君
 子之林矣故禍莫慘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
 而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
 矣昔衛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
 同子參乘爰絲變色自古而耻之夫中材之人事關於宦賢

趙誠名同遷父

莫不傷氣况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
 餘薦天下豪雋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
 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
 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
 備行伍攻城戰野有新將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積勞取
 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
 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鄉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倍奉外
 庭末議不以此時引維綱盡思慮今已虧形為掃除之隸在
 闕茸之中廼欲俛首信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
 士耶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

也。僕少負不羈之材，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
得奉薄技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
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一心營職，以
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
下，素非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盃酒，接慤勤之歡。然僕觀
其爲人，自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
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積畜也，僕以
爲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
斯已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萌孽其
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

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強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丁連戰十
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迺悉
徵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
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
躬流涕，沫血飲泣，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陵未沒時，使
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爲
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
卑賤，見主上慘悽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爲李陵素與
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
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

功亦足以暴於天下。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卽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深曉，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游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爲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爲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身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李陵旣生降，隕其家聲，而僕又茸以蠶室，重爲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

異。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比，特以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鬻髮嬰金鐵受辱，其次辱肌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厲也。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罝檻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爲牢，執不入，削木爲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

者積威約之執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謂彊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牖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季布為朱家鉗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隣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財，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執也，彊弱形也，審矣。曷足怪乎？且人不能蚤自財，繩墨之外，已稍陵夷，至於鞭箠之間，廼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為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親戚，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廼有不得已也。今僕不幸

蚤失二親，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與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纍繼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况若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倣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廼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及如左丘

史記卷之二十一
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目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且貧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黨戮笑，汗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嘗不發背。

沾衣也。身直為閭閻之臣，寧得自引深藏於巖穴邪。故且從容浮湛，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迺教以推賢進士，無迺與僕之私指謬乎。今雖欲自彫琢，曼辭以自解，無益於俗，不信，祇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迺定。書不能盡意，故略陳固陋。遷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贊曰：自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纂之上，繼唐堯，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為之傳，而纂異同為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

深憤之

之後七國並爭秦兼諸侯有戰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
春秋司馬遷據左傳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
後事訖乎大漢涉獵廣博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
矣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畧或有抵牾又其
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
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執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
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敘事理
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
實錄嗚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
而發憤書亦信矣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唯大

言書宋史
繁而不精
宋祁唐書
簡而不暢
班氏未易
及也
數傳出戰
國策亦由
原本本佳
他傳豈能
皆然

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晉秦州刺史南陽張輔論班
固司馬遷云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敘三千年事唯五十萬
言班固敘三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煩省不同不如遷一也良
史述事善足以獎勸惡足以監誡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無
事為遷固優劣亦未然取焉而固皆書之不如二也遷既造剗固乃因循難易益不
同矣又遷為蘇秦張儀范雎蔡澤作傳逞辭流離亦足以明
其才故述辯士則辭藻華靡敘實錄則名檢簡核此遷所以
稱良史也

武帝子孫

據武帝長子母衛皇后也元狩元年立為太子年七歲矣初

武帝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爲立祿使東方朔枚臯作祿
祝少壯詔受公羊春秋又從瑕丘江公受穀梁及冠就宮上
爲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太子旣長仁恕溫謹上嫌其才能少
不類已皇后太子不自安上覺之謂大將軍青曰漢家庶事
草創加四夷侵陵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
下不安爲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後世又如朕所爲是襲亡秦
之迹也太子敦重好靜必能安天下不使朕憂後太子每諫
征伐上笑曰吾當其勞以逸遺汝不亦可乎上每行幸常以
後事付太子上用法嚴太子寬厚多平幡雖得百姓心而大
臣深酷用法者多毀之以故太子譽少毀多上與諸子疏皇

后希得見太子嘗謁后移日乃出黃門蘇文常融等常微伺
太子過輒增加白之上嘗少不平使融召太子融言太子有
喜色上默然及太子至上察其貌有涕泣處而佯笑語上知
其情乃誅融后亦善自防閑避嫌疑雖久無寵尙被禮遇時
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女巫往來官中教美人度厄作木
人祭祀之更相告訐以爲咒詛上心旣疑嘗晝寢夢木人數
千持杖欲擊上上驚悟因是體不平後上居建章宮見一男
子帶劔入中龍華門命收之弗獲上怒斬門候發三輔騎士
搜上林索長安十一日乃解時江充用事充與太子有隙恐
上晏駕後爲太子所誅會巫蠱事起充因此爲奸上春秋高

蘇文何太子過者使助江充必無幸矣

意多所惡以為左右皆為蠱道咒詛窮治其事充與治巫蠱知上意白官中有蠱氣上使按道侯韓說御史章贛黃門蘇文等助充充遂至太子宮掘蠱得桐木人時上疾避暑甘泉宮獨皇后太子在太子召問少傅石德德懼并誅因謂太子曰前丞相父子兩公主及衛氏皆坐此誅今巫與使者掘地得徵驗不知巫置之邪將實有也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充等繫獄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請問皆不報上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將不念秦扶蘇事邪太子曰吾人子安得擅誅不如歸謝幸得無罪將往甘泉而充持之急太子不知所出遂從德計使客為使者收捕充等

此據所以為戾也

令百官曰江充反乃斬充以狗彘胡巫上林中蘇文亡歸甘泉言狀上曰太子必懼又忿充等故有此變乃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進歸報云太子反已戾欲斬臣上大怒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璽門毋令反者得出詔發三輔兵丞相將之太子亦發長樂宮衛兵至西關下逢丞相軍合戰五日死者數萬人太子兵敗亡不得詔收后璽綬后自殺諸太子賓客嘗出入宮門皆坐誅其隨太子發兵以反法族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三老茂上書曰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調和物迺茂成父慈母愛子迺孝順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叟孝

已被謗伯奇放流何者積毀之所生也今皇太子爲漢適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蹙太子造飾姦詐羣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鬲塞而不通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于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爲無邪心惟陛下寬心愞意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書奏天子感悟太子之亡也東至湖藏匿泉鳩里主人家貧常賣屨以給太子太子有故人在湖聞其富贍使人呼之發覺吏圍捕太子太子自度不能脫卽入室距戶自經山陽男子張富昌爲卒足蹋開

戶新安令史李壽趨抱解太子主人公遂格鬪死皇孫二人皆遇害上旣傷太子乃封李壽爲邗侯張富昌爲題侯久之巫蠱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而車千秋復訟太子冤遂擢千秋爲丞相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於橫橋上族泉鳩里加兵刃於太子者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太子有遺孫一人皇孫進之子是爲宣帝宣帝卽位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謚歲時祠其議謚置園邑有司奏曰謚者行之迹也愚以爲親謚宜曰悼皇母王夫人曰悼后園置奉邑三百家故皇太子謚曰戾史良娣曰戾夫人置奉邑二百家後有司言悼園宜稱尊

知申生之
爲恭則知

據之為戾

賀痴狀可發笑

號曰皇考立廟以時薦享尊戾夫人曰戾后夫人曰后則太子亦可稱皇矣昌邑王賀哀王噉之子武帝之孫也昭帝崩無嗣大將軍霍光徵賀乘七乘傳詣長安邸其日中賀發晡時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侍從者馬死相望於道賀到濟陽求長鳴雞道買積竹杖過弘農使大奴善以衣車載女子使者以讓相安樂安樂告郎中令龔遂遂入問賀賀曰無有遂曰即無有何愛一善以毀行義請收屬吏以湔洒大王即捧善屬衛士長行法賀到霸上大鴻臚郊迎騶奉乘輿車王使僕壽成御郎中令遂參乘旦至東都門遂曰禮奔喪望見國都哭此長安東郭門也賀曰我嗑痛不能哭至城門遂復言賀曰城門與郭

門等耳且至未央宮東闕遂曰昌邑帳在闕外馳道北未至帳數步大王宜下車鄉闕西面伏哭盡哀王曰諾到哭如儀王受皇帝璽綬即位二十七日行淫亂大將軍光與羣臣議白孝昭皇后廢賀歸故國賜湯沐邑二千戶故王家財物皆與賀國除為山陽郡初賀在國時數有怪以問郎中令遂遂叩頭曰臣不敢隱忠數言危亡之戒大王不說夫國之存亡豈在臣言哉願王內自揆度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浹王道備王之所行中詩一篇何等也大王位為諸侯王行汚於庶人以存難以亡易宜深察之賀終不改節居無何徵既即位王夢青蠅之矢積西階可五六石以問遂遂曰陛下之詩

所讀之

不云乎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毋信讒言陛下左側讒人衆多如是青蠅惡矣宜進先帝大臣子孫親近以爲左右如不忍昌邑故人信用讒諛必有凶咎願詭禍爲福皆放逐之臣當先逐矣賀不用其言卒至於廢大將軍光更立宣帝帝卽位心內忌賀賜山陽太守張敞璽書曰制詔山陽太守其謹備盜賊察往來過客毋下所賜書敞奏曰臣敞地節三年五月視事故昌邑王居故宮奴婢在中者百八十三人閉大門開小門廢吏一人爲領錢物市買朝內食物它不得出入督盜一人別主徼循察往來者以王家錢取卒迺宮清中備盜賊臣敞數遣丞吏行察四年九月中臣敞入視居處狀

每朝一內

故王年二十六七爲人青黑色小目鼻末銳卑少須眉身體長大疾痿行步不便衣短衣大袴冠惠文冠佩玉環簪筆持牘趨謁臣敞與坐語中庭閱妻子奴婢臣敞欲動觀其意卽感之曰昌邑多臬故王應曰然前賀西至長安殊無臬復來東至濟陽乃復聞臬聲臣敞閱至子女持轡故王跪曰持轡母嚴長孫女也臣敞故知執金吾嚴延年字長孫女羅紉前爲故王妻察故王衣服言語跪起清狂不惠妻十六人子二十二人其十一人男十一人女昧死奏名籍及奴婢財物簿臣敞前書言昌邑哀王歌舞者張修等十人無子又非姬但良人無官名王薨當罷歸大傅豹等擅留以爲哀王園中人

與樂府羅敷同名

今豫章北
六十里昌
邑鎮卽古
海昏

所不當得爲請罷歸故王聞之曰中人守園疾者當勿治相
殺傷者當勿法欲令亟死太守奈何欲罷之其天資喜由亂
亡終不見仁義如此後丞相御史以臣敞書聞奏可皆以遣
上由此知賀不足忌廼下詔封賀爲海昏侯食邑四千戶賀
就國豫章數年揚州刺史柯奏賀與故太守卒史孫萬世交
通萬世問賀前見廢時何不堅守毋出宮斬大將軍而聽人
奪璽綬乎賀曰然失之萬世又以賀且王豫章不久爲列侯
賀曰且然非所宜言有司請逮捕詔削戶三千後薨

嚴助

嚴助吳人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擢爲中大夫

後得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
枚臯膠倉終軍嚴蔥奇等竝在左右是時外征四夷內改制
度朝廷多事公孫弘起徒步數年至丞相開東閣延賢人與
謀議言國家便宜上令助等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以義理
之文其尤親幸者東方朔枚臯嚴助吾丘壽王司馬相如相
如常稱疾避事朔臯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唯助與壽王
見任用而助最先進建元三年閩越圍東甌東甌告急於漢
上以問太尉田蚡蚡以爲越人相攻擊其常事又數反覆不
足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不屬助詰蚡曰特患力不能救
德不能覆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今

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愬？又何以子萬國乎？
上曰：太尉不足與計，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廼遣
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守欲距法，不爲發助，廼斬一司馬，諭
意指，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後三歲，閩越復
興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上書以聞，上多
其義，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陛下臨天
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歛，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
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人安其
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爲
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勦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

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疆弗能服，威弗
能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古者
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遠近執
異也。自漢初定以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
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
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鬪，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
中國之人不知其執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
可郡縣也，攻之不可以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
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
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

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爲藩臣。貢耐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一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問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轎而踰嶺。柁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歐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會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

軍間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塗。後復反。會天暑多雨。卒常也樓船卒水居擊擢。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號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爲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爲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饑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爲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爲之早閉晏開。鼯不及夕。臣安竊爲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爲人衆。兵彊。能難邊城。淮南全國

之時多爲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內外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爲變必先田餘干界中積食糧廼入伐材治船邊人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緜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弒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携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

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爲畜越此必委質爲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填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竝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爲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勦食糧乏絕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紉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廼出擊之秦兵大破廼發適戍以備之外內騷動百姓靡

敝行者不還往者莫反亡逃相從羣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廝與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為境九州為家八數為圍江漢為池生民之屬皆為臣妾人徒之眾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

不足為一
 日間服之
 虞

馮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間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為陛下守藩以身為障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時漢兵已出踰嶺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漢兵罷上嘉淮南之意美將卒之功迺令嚴助諭意風指於南越南越王頓首曰天子迺幸與

兵誅閩越死無以報即遣太子隨助入侍助還又使諭淮南助由是與淮南王相結助侍燕從容上問助居鄉里時助曰家貧為友壻富人所辱上問所欲對願為會稽太守於是拜為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賜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為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間者濶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母以蘇秦從橫助恐上書謝願奉三年計最詔許因留侍中有奇異輒使為文及作賦頌數十篇後淮南王來朝厚賂遺助交私議論及淮南王反事與助相連上薄其罪欲勿誅廷尉張湯以為助出入禁門腹心之臣而外與諸侯交私如此不誅後不可

治助竟棄市

朱買臣

朱買臣字翁子吳人也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讀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母歌謳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貴報女妻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間故妻與夫家上冢見買臣飢寒呼飯飲之後數歲買臣隨上計吏為卒將重車至長安詣闕上書書久不報待詔公車糧用乏上計吏卒更乞匄之會邑子嚴

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帝甚說之拜買臣爲中大夫侍中後坐事免復召待詔時東越數反覆買臣言故東越王居保泉山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今聞東越王更徙處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捲南行可破滅也上拜買臣會稽太守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謝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須詔書到軍與俱進初買臣免待詔常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飯食及拜爲太守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值上計時會稽吏方相與群飲不視買臣買臣入室中守邸與共食食且飽少見其綬守邸怪之前引

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出語上計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誕耳守邸曰試來視之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坐中驚駭白守丞相推排陳列中庭拜謁買臣徐出戶有頃長安廐吏乘駟馬車來迎買臣遂乘傳去會稽聞太守且至發民除道縣吏並送迎車百餘乘入吳界見其故妻與夫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居一月妻自經死買臣乞其夫錢令葬悉召見故人與飲食諸常有恩者皆報復焉居歲餘買臣受詔將兵與橫海將軍韓說等擊破東越有功入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免官復爲丞相長史始買臣與嚴助俱侍

中貴用事時張湯爲小吏趨走買臣等前後及湯爲廷尉治淮南獄排陷嚴助買臣怨之買臣爲長史湯行丞相事知買臣素貴故陵折之買臣見湯坐牀上弗爲禮買臣深怨常欲死之遂告湯陰事湯自殺上亦誅買臣買臣子山拊官右扶風

吾丘壽王

吾丘壽王字子贛趙人也詔使從中大夫董仲舒受春秋高材通明東郡盜賊起拜爲東郡都尉不復置太守是時軍旅數發年歲不孰多盜賊上賜壽王璽書曰子在朕前時知畧輻湊以爲天下少雙海內寡二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

石之重職事並廢盜賊從橫甚不稱在前時何也壽王謝罪因言其狀徵爲光祿大夫侍中丞相公孫弘言十賊曠弩百吏不敢前盜賊不輒伏辜免脫者衆此其所以蕃也禁民不得挾弓弩使上下其議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主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海內抗傲巧詐並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爲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傑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鋤筆

挺相撻擊盜賊不勝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宇內日化方外嚮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爲禁者爲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無益於禁姦

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書奏上以難丞相弘弘誦服焉及汾陰得寶鼎武帝嘉之薦見宗廟臧於甘泉宮群臣皆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壽王獨曰非周鼎上曰朕得周鼎羣臣皆以爲然壽王獨以爲非何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壽王曰臣安敢無說臣聞周德始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太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昭天下漏泉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爲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於陛下恢廓祖業功德愈盛天瑞並至珍祥畢見昔秦始皇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之所以與漢迺漢寶非周寶也

上曰善羣臣皆稱萬歲賜壽王黃金十斤後坐事誅

主父偃

主父偃臨菑人學長短縱橫術晚廼學易春秋百家之言游齊諸子間諸儒生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遇爲客甚困以諸侯莫足游者廼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省留久資用乏諸侯賓客多厭之乃上書闕下時無終徐樂臨淄嚴安亦上書言世務書朝奏暮召入見謂三人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爲郎中偃數言事遷謁者中郎中大夫歲中四遷偃說上曰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疆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

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淫亂急則阻其疆而合從以逆京師若以法割削則逆節萌起前日鼂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上從其計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傑兼并之家亂衆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又從之偃發燕王定國陰事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謂偃曰大橫矣偃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爲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厄日久矣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耳吾日暮

途遠故倒行而逆施之。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築城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遂置朔方。元朔中，偃言齊王內有淫失之行，上拜偃爲齊相，至齊徧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子之數。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偃之門。廼使人以王與姊姦事動王。王以爲終不得脫，恐效燕王論死，廼自殺。偃始爲布衣時，嘗游燕趙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欲上書言其陰事爲居中，不敢發。及其爲齊相，即使人上書告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多得封者。及齊王以自殺聞，上大怒，以爲偃劫其王，令自殺。廼徵下吏治偃。

服受諸侯之金，實不劫齊王，令自殺。上欲勿誅，公孫弘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偃本首惡，非誅偃無以謝天下。遂族偃。偃方貴幸時，客以千數，及族死，無一人收者。獨浚孔車收葬之。天子後聞之，以爲孔車長者也。

徐樂

徐樂無終人，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非有孔墨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

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此其故何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眾。故諸侯無意外之助。此之謂瓦解。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執。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陳涉是也。况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彊國勁兵。不還踵而身為禽。吳楚是也。况羣臣百姓。能為亂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問者關東五穀不登。年歲未復。民多

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則民且有不安全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執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執而已矣。

終軍

終軍字子雲。濟南人。少好學。以辯博能屬文。聞於郡中。年十八。選為博士弟子。至府受遣。太守奇之。與交結。軍揖太守而去。至長安。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謁者。給事中。從上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一角。而五蹄。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於木上。上異此二物。博謀羣臣。軍對曰。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

功明盛德之所隆也。夫天命初定，萬國草創，及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傳於無窮。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陛下盛日月之光，專神明之敬，獻享之精，交神積和之氣，塞明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于王舟，俯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獸以饋，此天之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令日，改定告元，使著事者有紀焉。今野獸并角，明同本也。衆支合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斯拱而俟之耳。對奏上甚異之。由是改元爲元狩，後數月，越地及匈奴名王果率衆來降。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偃矯制

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大害，法至死。偃以爲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顓之可也。湯不能詘其議，有詔下軍問狀。軍詰偃曰：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執，呼吸成變。故有不受辭，造命顓已之宜者。今天下爲一，萬里同風。春秋王者無外，偃巡封域之中，稱以出疆，何也？鹽鐵郡有餘，臧正二國廢不鼓，不足以爲利害。而以安社稷，存萬民爲辭，何也？又膠東南近琅邪，北接北海，魯國西枕泰山，東有東海，受其鹽鐵，偃度四郡口數，田地，率其用器食鹽，不足以并給二郡。邪將執宜有餘，而吏不能也。且偃矯制而鼓鑄者，欲及春耕種以

瞻民器也。今魯國之鼓當先具其備。至秋乃能舉火。此言與實反者非與。偃已前三奏不許。而直矯作威福。以從民望。干名采譽。此明聖所必誅也。所犯罪重。所就者小。偃自予必死。而爲之邪。將幸誅不加。欲以采名也。偃窮黜服罪。當死。初軍從濟南。當詣博士。步入關。關吏予軍繻。軍問以此何爲。吏曰。爲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游。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後軍爲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乃前棄繻生也。還奏事。上甚說。當發使使匈奴。軍自請曰。軍無橫草之功。得列宿衛。食祿五年。邊境時有風塵之警。臣宜被堅執銳。當石矢。啓前行。驚下。不習金革之事。今聞將遣匈

奴使者。臣願盡精厲氣。奉佐明使。畫吉凶於單于之前。詔問畫吉凶之狀。上奇軍對。擢爲諫大夫。南越與漢和親。遣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請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軍遂往。說越王。越王聽許。請舉國內屬。天子大說。越相呂嘉不欲內屬。攻殺其王。及漢使者。軍死。時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

王褒

王褒字子淵。蜀人也。宣帝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羣書。博盡奇異之好。徵能爲楚辭者。九江被公。召見誦讀。益召高材。劉向。張子僑。華龍。柳褒等。待詔金馬門。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

富數有嘉應上頗作詩歌欲興協律之事於是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衆庶聞褒有俊材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時汜鄉侯何武爲童子選在歌中及武等學長安歌太學下轉而上聞宣帝召見武等觀之皆賜帛謂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褒旣爲刺史作頌又作其傳益州刺史奏褒有軼材上徵褒至詔爲聖主得賢臣頌褒對曰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縣之麗密羹藜哈糗者不足論太牢之滋味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遊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指雖然敢不畧陳愚陋而抒情素夫賢

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樸清水淬其鋒越砥歛其矜水斷蛟龍陸剗犀革忽若彗汜畫塗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增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匈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邾驟乘旦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馳騁驚忽如景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貂狐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淒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

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喻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英俊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甯戚飯牛。離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卽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列風。龍興而致雲。蟋蟀。秋吟。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又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

武之君。獲稷契。皐陶。伊尹。呂望。明明在上。穆穆列布。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遞鐘。逢門鸞鳥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驩然交欣。千載一合。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其得意若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畢臻。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單頃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翺德與和氣游。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印。詘信若彭祖。响噓呼吸。如喬松。眇然絕俗。離世哉。是時上頗好神僊。故褒對及之。上令褒與張子儁等待詔。數從放獵。所幸宮館。輒

爲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議者以爲浮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辟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世俗猶以此虞說耳目辭賦比之尚有仁義風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於倡優博奕遠矣擢褒爲諫大夫其後太子體不安苦忽忽善忘不樂詔使褒等之太子宫虞侍太子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廼歸太子喜褒所爲甘泉及洞簫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頌讀之後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寶可祭祀致也宣帝使褒往祀焉褒於道病死上閔惜之

賈捐之

賈捐之字君房誼曾孫也元帝卽位上疏言得失待詔金馬門初武帝征南越立儋耳珠厓郡在南方海中洲居廣袤千里其民暴惡率數年一反殺吏漢輒發兵擊定之乃罷儋耳郡并屬珠厓初元元年珠厓又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上與有司議大發軍捐之以爲不當擊上使樂昌侯王商詰問之曰珠厓內屬爲郡久矣今背畔逆節而云不當擊長蠻夷之亂虧先帝功德經義何以處之捐之對曰臣幸得遭明聖之朝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卷卷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舜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

賢聲教迄于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强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氏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齊桓救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爲百姓請命，平安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

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來獻。故謚曰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廼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爲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於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爲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爲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權之利，以佐川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盜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關

束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藉於道路人情莫親
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
憂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
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飢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
邦爲讐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爲國家難自古
患之矣何況迺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
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顓獨居
一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
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
其民譬猶魚鱉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

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迺以少府
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尚如此况於勞師遠攻亡士毋
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爲非冠帶
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願遂棄珠厓專用
恤關東爲憂對奏上以問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爲
當擊丞相于定國以爲興兵擊之連年護軍都尉校尉及丞
凡十一人還者二人士卒及轉輸死者萬人以上費用三萬
萬餘尙未能盡降今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捐之議是上迺從
之遂下詔罷珠厓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不欲勿彊珠
厓由是罷捐之後坐事誅

捐之議罷珠厓據當時言之耳
明氏棄南交余猶以爲恨也

